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F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ge lan te chuan zhang de er nv

青少版·插图本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F 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原著：(法)儒勒·凡尔纳

改编：张艳丽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雪梅工作室改编. —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6.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F 卷)

ISBN 7-5394-1812-5

I. 格... II. 雪... III. 汉语拼音—儿童读物 IV. H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029 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 F 卷《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责任编辑: 姜晓鹏 蔡慧荣

原 著: (法) 儒勒·凡尔纳

改 编: 张艳丽

设计制作: 雪梅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电 话: (027) 87679522 87679529 邮编: 430070

印 制: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张: 6

印 数: 8000 字数: 110 千字 彩插: 12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4-1812-5/H · 7

定 价: 109.00 元(全套十册) 本册定价: 10.90 元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目 录

第一章	鲨鱼腹中的求救信	1
第二章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7
第三章	邓肯号上的神秘客	14
第四章	走在南纬37°线上	21
第五章	在高空乘地震快车下山	26
第六章	神赐的一枪	32
第七章	沙漠般的草原	40
第八章	遭遇群狼围攻	46
第九章	带着疑惑走入独立要塞	53
第十章	洪水冲击下的树上生活	59
第十一章	水火无情	68
第十二章	返回邓肯号	75
第十三章	狂风骇浪	85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第十四章	让神秘水手带路·····	97
第十五章	铁路惨案·····	102
第十六章	是猴子还是人·····	110
第十七章	马死得不明不白·····	116
第十八章	信落到了海盗手里·····	124
第十九章	邓肯号失踪了·····	130
第二十章	新西兰大屠杀·····	136
第二十一章	触礁·····	143
第二十二章	踏上食人族的土地·····	148
第二十三章	被俘·····	153
第二十四章	胜利大逃亡·····	162
第二十五章	邓肯号出现·····	172
第二十六章	海洋中传来亲人的呼声·····	180
后记	·····	186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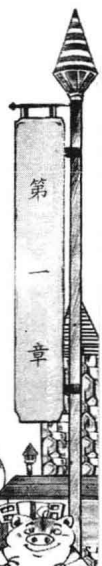
鲨鱼腹中的求救信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苏格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一艘华丽的蒸汽游艇箭一般破浪而行。船桅上，一面英国国旗和一面蓝色镶金字的小燕尾旗迎风飘扬。阳光洒向旗面，金色字母E. G. 更加耀眼。这是爱德华·格雷那万勋爵的名字的缩写。这位勋爵是英国议会上院十六位苏格兰元老之一，也是享誉联合王国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艇俱乐部”最显赫的成员。

这艘名为邓肯号的游艇此时正载着勋爵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在克莱德海湾试航，他的表兄麦克·纳布斯少校也在船上。

返航途经阿伦岛时，瞭望水手突然报称有一条大鱼扑到游艇的航迹中来了。船长约翰·曼格斯立即命人去请勋爵和少校。二人随即登上舰楼，并询问船长对这条大鱼作何考虑。

“说实在的，阁下，”约翰说，“我认为那是条罕见的鲨鱼。”





“这片海域竟会有鲨鱼！”爱德华惊奇地说。

“毋庸置疑，”船长说，“这是条‘天平鱼’，可以出现在任何温度的海域。如果阁下同意，夫人也喜欢看的话，我们就进行一次奇特的钓鱼活动。”格雷那万勋爵随即命人通知夫人。而海伦也的确被这动人心魄的捕鱼活动吸引住了。

透过清澈的海水，人们的视线紧紧追随那头鲨鱼在海面上快速游动。水手们在船长的指挥下，把一条粗大的绳子从右舷抛出去，绳尾挂一个旋转鱼钩，钩上穿着一大块肥肉。浓浓的肉香味引诱着五十码开外的鲨鱼。它用双鳍猛烈地拍打水面，尾鳍保持平衡，迅猛又稳当地朝肥肉直冲而来，瞪得圆圆的双眼闪着贪婪之火。

邓肯号上的人们密切注视着鲨鱼。眼看它就要触到旋转鱼钩了，它翻了一个身，掀起滔天巨浪，在翻腾的浪花中，它一口吞下肥肉。不一会儿，那家伙便“自动上钩”了，震得粗绳子猛烈颤动起来。水手们飞快地转着绳子这端的轱辘，把那巨鲨吊了上来。鲨鱼一离开水面，便开始拼命挣扎。大家用一根打了活结的绳子套住它的尾巴，才使它动弹不得。不一会儿，大家便把它拖过舷墙，摔在甲板上。一个水手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猛地一榔头，砸下了它那粗得吓人的尾巴。

渔船上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仔细探访鲨鱼的肚子，因为它那贪婪的胃口总会给人意外的收获。海伦不愿意见到血腥场面，转身回船舱去了。水手们急不可耐地用斧头给巨鲨开膛破肚。然而，它的胃里除了旋转鱼钩外空空如也！垂头丧气的水手们正准备把鱼下水扔到海里去，一个紧紧嵌在鱼肠里的粗大玩意儿引起了水手长的注意。

“嘿！那是什么？”他嚷道。



“是块石头吧，那家伙也许是饥不择食了。”一个水手答。

“哼！”另一个水手说，“准是它吞下的一个没打中的炮弹，还没消化呢。”

“都给我闭嘴，”大副汤姆反驳道，“那家伙分明是个酒鬼，喝了酒，连酒瓶也不放过。”

“什么！”爱德华大声说，“鲨鱼肚子里有酒瓶？”

这个疑似酒瓶的东西很快就被取出来，洗净了摆在高级船员餐厅的桌子上。格雷那万夫人好奇地赶了过来。

海上无小事。沉默。人们在猜测，究竟这里面装的是某次灾难全过程的秘密呢，还是航海人闲极无聊时扔到海里玩的信件呢？

最先打破沉默的是格雷那万勋爵。他小心地把瓶子拿在手中端详，瞧那神情，俨然一位英国检察官在寻找一件重案的线索。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貌似平凡的外表下往往藏着重要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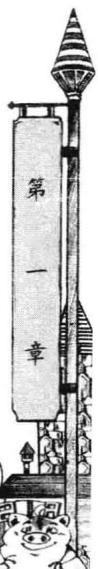
从外观看，瓶口细小，瓶壁很厚，能承受好几个大气压力；瓶子外面覆盖着一层石化物，显然是在海水里浸泡了很长时间，瓶塞已经腐烂得取不出来了。

爱德华无法将瓶塞拔出来，便操起一把锤子将瓶颈敲碎，大家随即瞥见瓶里有好几张粘在一起的纸片。爱德华小心翼翼地把纸片取出来，分开摊在桌上。海伦、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身边。

那些纸片有一半已被海水腐蚀，只剩下一行行几乎完全模糊的句子留下的难以辨认的字迹。勋爵小心地翻看着，对着阳光观察那些劫后余生的笔迹。随后，他看了看周围焦急的朋友们，道：

“这是三封信，像是同一个文书用三种语言复制出来的：英文、法文和德文。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这些词起码该显示某种意义吧？”海伦问。





“很难说，亲爱的海伦。文件上残留的字迹非常不完整。”

“也许词与词可以互相补充呢，海水浸湿的部分不可能相同，把它们拼在一起，或许能猜出一二！”少校说。

大家都赞同少校的提议，向中间靠拢。

以下是这三张纸的内容：

英文: 62 Bri gow sink austral aland skipp
Gr tha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德文: Juni Gla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ihnen
法文: troi ats tannia gonie abor contin
Pr cruel Indi jete' ongit et 37°11' lat

围绕这三张纸，大家做了认真的分析、比对。从英文的“62”和德文的“7Juni”推测出时间是一八六二年六月七日；船长把德文中的“Glas”和英文中的“gow”连起来，得到“Glasgow”，猜测有一艘来自格拉斯哥港的船；把英文中的“Bri”和法文中的“tannia”连起来，可以得到船的全名：布里塔尼亚号；而法文讲得最明确，从数字“et 37°11' lat”可知地点在南纬 37°11'。

随后，大家通过对其他单词的推测，文件的内容逐渐明朗起来。格雷那万勋爵拿起羽毛笔，片刻之后，他把一张纸拿给朋友们看，纸上写着这几行字：

一八六二年六月七日 三桅船布里塔尼亚 格拉斯哥
沉没哥尼亚 南 登陆 两个水手 Gr 船长
靠岸 大陆 pr 残酷 印度 扔这文书
经度 纬度 37°11' 给他们救援 完蛋



待大伙儿都看过之后，爱德华说：“现在，朋友们，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这艘名为布里塔尼亚号的船已在南纬 $37^{\circ}11'$ 的海域失事，但具体地点我们还不知道，但我要提醒你们注意“gonie”这个词，它应该已经显示出它属于哪个地方了。”

“巴塔哥尼亚！”海伦接过她丈夫的话嚷道。

“巴塔哥尼亚在南纬 37° 线上吗？”少校问。

“这很容易查对，”约翰答道，同时展开一幅南美洲的地图，“你们看，在这里， 37° 线刚好擦过巴塔哥尼亚。它穿过阿劳卡尼亚，经巴塔哥尼亚和潘帕斯北部，再进入大西洋。”

“太好了！这太明显了！”在场的人喊道。

勋爵在大家冷静下来后，又讲了一番话：“朋友们，依我看，所有假设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我要派人去格拉斯哥打听，布里塔尼亚号的目的地在哪里，会不会经过巴塔哥尼亚附近的海域。”

“噢！没必要跑那么远，”约翰说，“我这有《商船与海运报》的合订本，可以给我们提供准确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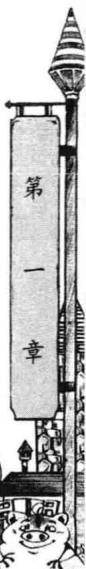
约翰随即取出一摞一八六二年的报纸，开始查找。很快，他便用兴奋的口吻说：“一八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秘鲁！卡亚俄！载货返格拉斯哥，布里塔尼亚号，格兰特船长。”

“格兰特！”爱德华叫道，他的语气很是吃惊，“就是那位有意在太平洋上创建新苏格兰的勇敢的苏格兰人！”

“正是，”约翰答道，“一八六二年，他在格拉斯哥登上布里塔尼亚号商船。直到一八六二年五月，他离开卡亚俄后，再没有他的消息了。”

“那么，我们一切全都知道了？”海伦问。

“对，一切，大海在文书的字里行间留下的空白，我这就毫不费





力地填补上,你看,”爱德华说着,拿起羽毛笔,一挥而就:

一八六二年六月七日,格拉斯哥港的三桅船布里塔尼亚号在南半球巴塔哥尼亚沿海沉没。两位水手和格兰特船长往陆地前进,试图登陆。考虑到他们可能会成为残酷的印第安人的俘虏,遂在某某经度和南纬 $37^{\circ}11'$ 处扔下文书,呼吁给他们以救援,否则他们必死无疑。

“很好!很好!我亲爱的爱德华!他们若能重返祖国,一定会把这种幸福归功于你。”海伦说。

“他们肯定能够重返祖国!”勋爵充满信心地说,“这份文件太明确了!英国不可能不去救援她被抛弃在荒凉海岛上的三个孩子,决不会的!”

“这些不幸的人肯定有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儿女可能正在为他们的失踪而哭泣呢。”海伦担忧地说。

“你说得对,海伦,我负责通知他们的家人,并找人营救他们。”

邓肯号全速挺进丹巴顿,晚上六点,在玄武岩山脚停泊下来。一辆马车将夫人和少校送回玛尔科姆城堡。格雷那万勋爵登上格格拉斯哥的列车。在火车启动之前,他以最迅捷的方式——电报,向《泰晤士报》和《晨报》发了这样一份启事:

凡打听格拉斯哥港格兰特船长之三桅船布里塔尼亚号下落者,请咨询格雷那万勋爵,地址是:苏格兰,丹巴顿郡,路斯村,玛尔科姆城堡。



第二章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玛尔科姆城堡是苏格兰高地最富诗意的城堡之一，坐落在路斯村边，从那里可俯瞰路斯村美丽如画的小山谷。清澈的罗蒙湖沐浴着城墙的花岗岩墙基。它的主人格雷那万勋爵思想开明，仗义疏财，他的慈善使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忠诚的仆人。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民族的骄傲、自豪和勇敢，造就了他优于常人的领袖特质。

爱德华·格雷那万勋爵新婚燕尔，他的妻子海伦善良而美丽，她是大旅行家威廉·塔夫奈尔的千金。这位先生是众多因地理学研究 and 探险狂热而牺牲的人之一。勋爵非常爱他的妻子，婚后的最初几个月，高地上美妙绝伦的风景带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然而格雷那万勋爵并没有忘记，他的妻子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的女儿！他常常思忖，在海伦的内心深处，是否还带着她父亲的全部向





往。于是，他为她建造了邓肯号，希望能载着她寻访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如今，格雷那万勋爵启程去了伦敦，事关几位海上遇险者的救援问题，格雷那万夫人内心的焦急超过了对丈夫的牵挂。直到第二天，她丈夫才发来一份加急电报。她接到电报后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花，期盼他能尽快返回。晚上，她又收到一封信，信中要她再耐心等待一阵子，勋爵的建议遇到了困难。第三天，在新发来的信函里，爱德华再也掩饰不住他对海军部的不满了。

这天，海伦不免担忧起来。晚上，正当她独自呆在房间时，管家哈伯特进来报告说有一位少女和一个小男孩求见格雷那万勋爵。

“请他们上来吧，哈伯特。”夫人说。

管家不久便带着年轻姑娘和小男孩来到夫人的房间里。相似的容貌让人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是姐弟俩。姐姐约摸十六岁，美丽的脸庞略显疲惫，双眼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眼神中透着坚强和勇敢，那身寒酸却异常干净的衣着给人很好的印象。她牵着一个小男孩，十一二岁光景，神态显得很果敢，仿佛是要保护姐姐，一副不可侵犯的小大人样。

一见到他们，海伦便急忙问：

“是你们要和我谈谈吗？”

“不，”小男孩语气坚决地说，“我要找格雷那万勋爵。”

“请原谅我弟弟的冒犯，夫人，”少女说，“我是格兰特小姐，这是我弟弟罗伯特·格兰特，请问您是在《泰晤士报》上登布里塔尼亚号失事启事的格雷那万勋爵的夫人吗？”

“正是！”海伦急忙说，“你是格兰特小姐？”

海伦难掩一脸的震惊，忙把少女拉到身边，又吻吻小男孩可爱



的脸颊。

“夫人，”少女说，“请告诉我关于我父亲的事，好吗？我恳求您！”

小男孩也睁大他圆圆的眼睛，企盼地注视着海伦。

看着这对可怜的姐弟，海伦百感交集，忙将捞获文件及他们对文件的推测讲述了一遍。

听故事的过程中，姐弟俩紧盯着夫人，生怕漏掉只字片语，仿佛他们的父亲一不留神便会消逝。而罗伯特那儿童式的想像力甚至使他看到了父亲在甲板上、在海浪中挣扎……有好几次，他都情不自禁地惊喊出声：“爸爸！我可怜的爸爸！”

格兰特小姐静静地听着，一语不发。直到故事讲完，她才问：

“哦！夫人！文书呢？我父亲的文书呢？”

“文书被勋爵带到海军部了，他正为营救你们的父亲而努力着，我亲爱的孩子。”海伦回答。

“有这种可能吗，夫人？”少女吃惊地大声说，“你们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些事吗？”

“是的，我亲爱的小姐，今晚你们就留下来吧，或许明天，我们就能等到格雷那万勋爵回来。”

“夫人，”少女带着深切感谢的口气和虔诚的热情说道，“愿上帝保佑格雷那万勋爵和您！”

就这样，格兰特小姐和她的弟弟留在玛尔科姆城堡等着格雷那万勋爵回家。

在谈话中，海伦对丈夫信里透露出的对海军部的不满和格兰特船长可能被俘一事只字未提，何苦加重孩子们的痛苦呢？在对格兰特船长的叙述告一段落后，海伦转而询问姐弟俩的生活。





他们的故事既简单又感人，也进一步加深了格雷那万夫人对两个孩子的同情和好感。

玛丽·格兰特小姐和罗伯特·格兰特是船长唯一的儿女。哈瑞·格兰特船长在罗伯特刚出生时就失去了妻子，在他后来的航海生涯中，姐弟俩一直被托付给一位善良的老表姐照顾。格兰特船长是一位大胆果敢的海员，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积攒了一笔财富。后来，他突发奇想，而且他的庞大计划竟使他的姓氏在苏格兰妇孺皆知。他跟格雷那万家族的儿孙和苏格兰中南部的一些望族子孙一样，对咄咄逼人的英格兰人极为不满，为了苏格兰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他决定去大洋洲的某个大陆创建一个苏格兰人的殖民地。于是他拿出全部家产造了一艘船，把两个孩子托付给老表姐照顾之后，便起航到太平洋各大岛拓荒去了。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二年五月，人们还知道他的消息。但当年六月，他从卡亚俄出发，自此音信全无。

不久，他的老表姐也辞世了，留下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当时，玛丽·格兰特十四岁，凭着她的坚毅勇敢和对困难处境的毫不畏惧，她夜以继日，拼命劳作，不但养活了弟弟，还像母亲一样教育他，培养他成人。她一度以为布里塔尼亚号永远失踪了，父亲也已离开了人世。因此，当《泰晤士报》的启事偶然出现时，她那绝处逢生的情景就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了。

她毫不迟疑，当天便带着弟弟前往玛尔科姆城堡。

玛丽在整个讲述过程中，一直都是以一种平淡的语调述说着，简单明了，根本没有去回想，这些惨痛的经历，这漫长的艰难困苦中，她一个女孩是如何英勇应对的。海伦听着听着，便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把格兰特船长的一双儿女紧紧地拥在怀里。



再说罗伯特，他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在听他姐姐讲述时，他只顾睁大了双眼，听到最后，他扑过去用双臂紧抱着姐姐。

“啊！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他喊道，再也控制不住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

夜深了，他们的谈话也接近尾声。在对他们说了些安慰的话后，海伦让人把玛丽和罗伯特带到客房休息，留在她心里的是更多的感慨。她打心底里喜欢这两个孩子，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次日，玛丽和他的弟弟一大早就起床了。他们焦急地在城堡的大院子里走来走去，忽然听见远处传来车轮滚动的声音，格雷那万勋爵快马加鞭地赶了回来。海伦和少校几乎同时出现在院子里，她一见丈夫便飞快地跑到他身边。勋爵看上去既悲伤、失望，又气愤异常。他紧紧抱住自己的妻子，一声不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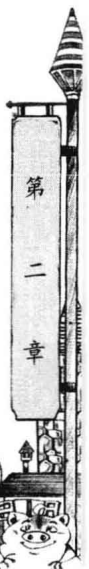
“怎么样，爱德华，爱德华？”海伦急声问道。

“别提了，我亲爱的海伦，”爱德华答道，“那些人没有心肝！他们拒绝给我提供船只！他们说那份文书模糊不清，遇难者失踪已经两年，找到的机会太少了；还说总不能为寻找三个人——而且还是三个苏格兰人——去把巴塔哥尼亚翻个遍吧；甚至说这样的寻找肯定毫无结果，弄不好为寻找他们而牺牲的人比救回来的还要多。总之，他们搬出各种各样的歪理拒绝。他们对格兰特船长的设想还记忆犹新呢，却根本不想去救他！”

“我的父亲！我可怜的父亲啊！”玛丽·格兰特一边叫着，一边投身跪在勋爵膝下。

“您的父亲？怎么，小姐……”爱德华看见跪地不起的姑娘相当吃惊。

“是的，爱德华，这是格兰特船长的一双儿女，”海伦说，“海军





部刚刚判定他们还得继续当孤儿！”

“哦！小姐，”爱德华急忙把少女扶起来，“要是早知道你们在这里，我……”

他说不下去了！院子里所有的人都难过地静默下来，只有两个孩子的哭声，格外痛彻心扉。

片刻，罗伯特嚷起来：“我去，我去找那些人，咱们走着瞧……”

罗伯特没有说完他咬牙切齿的话，因为姐姐制止了他。

“别这样，罗伯特，我们要感谢这几位正直的大人为我们做的一切，永远感激他们。现在，我们走吧。”

说完，玛丽向勋爵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拉着弟弟转身就走。

“玛丽！”海伦大声叫住他们，“等等！孩子，请听我说。”

于是，海伦眼含热泪、表情激动地向他丈夫走过去，语气坚定地说：

“爱德华，格兰特船长在写这封信并把信扔进大海时，就是把信托付给了上帝。上帝将信交给了我们，我们！显然，上帝是委托我们去拯救那几位不幸的遇险者。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有邓肯号，亲爱的爱德华，你为我建造了邓肯号，你曾经计划做一次消遣旅游，但是有什么能比拯救遇险者更实在、更有用呢？”

“海伦！”爱德华激动地说。

“让我们出发吧！让我们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望着妻子坚定的眼神，爱德华拉过海伦紧紧拥抱住她，玛丽和罗伯特则一再亲吻她的手。城堡里的仆役们也感动了，情不自禁地呼喊：

“乌拉！向夫人致敬！乌拉！乌拉！为格雷那万勋爵和夫人叫好！”